

周
書

十五



列傳第二十三

周書二十一

令狐

德棻

等撰



韋孝寬

梁士彥

韋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少以字行世爲

三輔著姓祖直喜魏馮翊扶風二郡守父旭咸
威郡守建義初爲大行臺右丞加輔國將軍
雍州大中正永安二年拜右將軍南幽州刺史

三百六十六
列傳二十三

時氐賊數爲抄竊旭隨機招撫立即歸附尋卒
官贈司空冀州刺史謚曰文惠孝寬沉敏和正
涉獵經史窮冠屬蕭寶夤作亂關右乃詣闕
請爲軍前驅朝廷嘉之即拜統軍隨馮翊公長
孫承業西征每戰有功拜國子博士行華山郡
事屬侍中楊侃爲大都督出鎮潼關引孝寬爲
司馬侃奇其才以女妻之永安中授宣威將軍
給事中尋賜爵山北縣男普泰中以都督從荆
州刺史源子恭鎮襄城以功除沂陽郡守時獨

孤信爲新野郡守同荊州與孝寬情好款密政
術俱美荊部吏人號爲蓮壁孝武初以都督鎮
城文帝自原州赴雍州命孝寬隨軍及克潼關
即授弘農郡守從擒竇泰兼左丞節度宜陽兵
馬事仍與獨孤信入洛陽城守復與宇文貴怡
峯應接潁州義徒破東魏將住祥堯雄於潁川孝
寬又進平樂口下豫州獲刺史馮邕又從戰於
河橋時大軍不利邊境騷然乃令孝寬以大將
軍行宜陽郡事尋遷南兗州刺史是歲東魏將

周書舊主

二

段琛驍傑復據宜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恒扇
誘邊民孝寬深患之乃遣諜人訪獲道恒手迹
令善學書者僞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欵意
又爲落燼燒赤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送於琛
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孝
寬知其離阻日出奇兵掩襲擒道恒及琛等崤
澠遂清大統五年進爵爲侯六年轉晉州刺史
尋移鎮玉壁兼攝南汾州事先是山胡負險屢
爲劫盜孝寬以威信州境肅然進授大都督

十二年齊神武領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至壁

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命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漿要其地道仍飭戰士屯漿城外每穿至漿戰士即擒殺之又於漿外積柴貯火敵人有伏地道內者便下柴火

以皮鞴吹之吹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車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既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_{佳田}加火規以燒布弁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鈎利其鋒刃火竿來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竝崩壞孝寬又墮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

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俄而孝徵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邪乃射募格於城中玄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疋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六

司馬

月言初作第三

四

馬

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意卒莫不感勵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後因此忿恚遂殂魏文帝嘉孝寬功令殿中尚書長孫紹遠左丞王悅至玉壁勞問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郡公廢帝一年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候經雨頽毀每須修之自孝

寬臨州乃勒部內當候覈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庇廕周文後見恠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重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燕公于謹伐江陵平之以功封穰縣公還拜尚書右僕射賜姓宇文氏三年周文北巡命孝寬還鎮玉壁周孝閔帝踐祚拜小司徒明帝初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保定初以孝寬立勲玉壁遂於玉壁置勲州仍授勲州刺史

齊人遣使至玉壁求通互市晉公護以其相持日久絕無使命一日忽來求交易疑別有故又以皇姑皇世母先沒在彼因詣請之際或可致之遂令司門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共孝寬議孝寬乃於郊盛設供帳令公正接對使人兼諭皇家親屬在東之意使者辭色甚悅時又有汾州胡抄得關東人孝寬復放東還竝致書一牘具陳朝廷欲敦隣好遂以禮送皇姑及護母等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

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通書疏
故齊動靜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益孝寬度
以心督令守一戍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譖取
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離
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
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前刀欲當其要處置一
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
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
此城十日即畢旣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

曰僞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
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
得辨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
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棲山諸
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燃呂遂收兵自固築
克就卒如其言四年進位柱國時晉公護將東
討孝寬遣長史辛道憲啟陳不可護不納旣而
大軍果不利後孔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寬乃謂
其將帥曰宜陽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

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亦無之謀猷若棄崤東來圖汾北我之疆界必且允侵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於是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令長史叱羅協謂使人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固守事遂不行天和五年進爵鄭國公增邑通前一萬戶是歲齊人果解宜陽之圍經略汾北遂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明月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明月云宜陽小城父勞戰爭今既入

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答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圖取償安在且君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構怨連禍且滄瀛大水千里無煙復欲使汾晉之間橫尸暴骨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人竊爲君不取孝寬參軍曲巖頗知卜靈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解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榆樹不扶自堅令謀人

多齋此文遺之於鄴。孝徵旣聞，潤色之明

月竟以此誅建德之後，武帝志在

齊，孝寬乃

上疏陳二策。其第一策曰：臣在

邊積年頗見間

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山軍徒有勞

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若長淮之南舊爲次

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舉平之旗。人歷年赴

救喪敗而反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傳不云平？誰

有釁焉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輒關方軌而進

兼與陳氏共爲掎角？夫今廣州義旅出自三鷄

文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
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
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
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
夫大定實在此機。其第二策曰：若國家更爲
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鷄以北
萬春以南，廣寧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爲
部伍。彼旣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
疆場。彼若

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

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
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二年中必自離叛
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
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熬然不勝其弊以此而
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雷掃事等摧枯其第三
策曰竊以大周土宇跨據關河蓋席卷之威持
建瓴之勢太祖受天明命與物更新是以二紀
之中攻克舉南清江漠西拿龍巴蜀塞表無虞
河右底定唯彼趙魏獨爲棟梗者正以有事三

也五年帝東伐過幸玉壁觀御敵之所深歎美之移時乃去孝寬自以習練齊人虛實請爲先驅帝以玉壁要衝非孝寬無以鎮之乃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藉胡與大軍掎角乃勅孝寬爲行軍摠管圍華谷以應接之孝寬克其四城武帝平晉州後令孝寬還舊鎮及帝凱旋復幸玉壁從容謂孝寬曰世稱老人多智善爲軍謀然朕唯共少年舉平賊公以爲如何孝寬對曰臣今衰耄唯有誠心而已然昔在少壯亦曾輸

力先朝以定關右帝大嗟曰實如公言乃詔孝寬隨駕還京拜大司空出爲延州摠管進位上柱國大象元年除徐兗等十一州十五鎮諸軍事徐州摠管又爲行軍元帥徇地淮南乃分遣杞公宇文亮攻黃城戍梁士彥攻廣陵孝寬率衆攻壽陽立拔之初孝寬到淮南所在皆密送誠款然彼五郡尤爲險要陳人若開塘放水即津濟路絕孝寬遽令人分兵據守之陳刺史吳文童乘夜決堰已無及於是陳人退走江北悉平

軍還至豫州宇文宣公舉兵立以數百騎襲差

寬營時亮圍官苑

寬密白其狀孝寬有備亮

不得入遁走孝寬追獲之詔以平淮南之功別

封子滑國公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時尉遲

迥先爲相州總管詔孝寬代之又以小司徒叱

列長文爲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

歌迥遣大都督賀蘭貴齋書候孝寬孝寬留

貴與語以察之疑真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

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既到湯陰逢長文奔

還孝寬兄子魏郡守藝文棄郡南走孝寬審訐
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
自隨又勒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餚酒及芻
粟以待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
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由是不
及時或勸孝寬以爲洛京虛弱素無守備河陽
鎮防悉是關東鮮卑追若先往據之則爲禍不
乃入保河陽河陽城內舊有鮮卑八百家竝在
鄴見孝寬輕來謀欲應迥孝寬知之遂密造東

京官司詐稱遣行分人詣洛陽受賜既至洛陽
竝留不遣因此離辭其謀不成六月詔發關中
兵以孝寬爲元帥東伐七月軍次河陽迥所署
儀同薛公禮等圍逼懷州孝寬遣兵擊破之進
次懷縣永橋城之東南其城既在要衝雉堞牢
固迥已遣兵據之諸將士以此城當路請先攻
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
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爲也於是引軍次于武陟
大破迥子惇惇輕騎奔鄴軍次於鄴西門豹祠
之南迥自出戰又破之迥窮迫自殺兵士在小
城中者盡阬於遊豫園諸有未服皆隨機討之關
東悉平十月凱還京師十一月薨時年七十二贈
太傅十二州諸軍事雍州牧謚曰襄孝寬在邊
多載屢抗強敵所有經略布置之初人莫之解
見其成事方乃驚服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政事
之餘每自披閱末年患眼猶令學士讀而聽之
又早喪父母事兄嫂甚謹所得俸祿不入私房
親族有孤遺者必加振贍朝野以此稱焉長子

諶年已十歲魏文帝欲以女妻之孝寬辭以兄子世康年長帝嘉之遂以妻世康孝寬有季

摠壽靈齊津知名

韋曾夏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弱冠被召拜雍州中從事非其好也遂謝疾去職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屬太祖經綸王業側席求賢聞曾夏養高不仕虛心敬悅遣使辟之備加禮命雖情諭甚至而竟不能屈彌以重之亦弗之奪也所居之宅枕帶林泉曾對翫琴書蕭然自

逸時人號爲居士焉至有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曾夏亦爲之盡歡接對忘倦明帝即位禮敬逾厚乃爲詩以貽之曰六爻貞遯出三辰光少微賴陽讓逾遠滄州去不歸香動秋蘭珮風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聊登平樂觀遙望首陽薇詎能同四隱來余萬機曾答帝詩願時朝謁帝大悅勅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之曰逍遙公時晉

益護執政廣營第宅嘗召曾夏至宅訪以政事曾

仰視其堂徐而歎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
於此未或弗亡護不悅有識者以爲知言陳遣
其尚書周弘正來聘素聞曾叟名請與相見朝
廷許之弘正乃造曾叟談謳盈日恨相遇之晚後
請曾叟至賓館曾叟時赴弘正仍贈詩曰德星猶未
動真車詎肯來其爲時所欽挹如此武帝嘗與
曾叟夜宴大賜之縑帛令侍臣數人負以送出曾
唯取一匹示承恩旨而已帝以此益重之孝寬爲
延州總管曾叟至州與孝寬相見將還孝寬以所
乘馬及轡勒與曾叟以其華飾心弗欲之笑
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屨者惡與之同
出不與同歸吾雖不逮前烈然捨舊曰錄新亦非
吾志也於是乃乘舊馬以歸武帝又以佛道儒
三教不同詔曾叟辯其優劣曾叟以三教雖殊同歸
於善其迹似有深淺其致理如無等級乃著三
教序奏之帝覽而稱善時宣帝在東宮亦遺
曾叟書并令以帝所乘馬迎之間以立身之道曾
對曰傳不云乎儉爲德之恭侈爲惡之大欲不

可縱志不可滿竝聖人之訓也願歛下察之夏
子瓘行隨州刺史因疾物故孝實子揔復於并
州戰歿一日之中凶問俱至家人相對悲慟而憂
神色自若謂之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
悲援琴撫之如舊曾又雅好名義虛襟善誘
雖耕夫牧豎有介可稱者皆接引之特與族
人處玄及安定梁曠爲放逸之文少愛文史留
情著述手自抄錄數十萬言晚年虛靜唯以體
道會旨爲務舊所製述咸削其藁故文筆多竝

不存建德中夏以年老預戒其子等曰昔士安
以蘧蒢束體王孫以布囊繞尸一賢高達非庸
才能繼吾死之日可斂舊衣勿更親造使棺足周
尸牛車載板墳高四尺壙深一丈其餘煩雜悉
無用也朝晡奠食於事彌煩吾不能頓絕汝輩
之情可期望一寘而已仍薦蔬素易設牲牢親友
欲以物弔祭者竝不得爲受吾當恐爲終恍惚故
以此言預戒汝輩瞑目之日勿違吾志也宣政元年
三月卒於家時年七十七武帝遣使祭贈有

加其喪制葬禮諸子等並遵其遺戒子世康

梁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也少任俠好讀兵

書頗涉經史周武帝將平東夏聞其勇決自扶

風郡守除爲九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

公齊人甚憚之後以熊州刺史從武帝拔晉州

進位大將軍除晉州刺史及帝還齊後主親政

圍之樓堞皆盡短兵相接士彥慷慨自若謂將

吉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猛齊奮號聲

動天無不當百齊兵少却乃令妻及軍人子女

三國志卷三

十六

晝夜修城三日而就武帝六軍亦至齊師圍解

士彥見帝捋帝鬚泣帝亦爲之流涕時帝欲班

師士彥叩馬諫帝從之執其手曰朕有晉州爲

平齊之基宜善守之及齊平封郎國公位上柱

國雍州總管宣帝即位除徐州總管與烏丸軌

禽陳將吳明徹裴思於昌梁略定淮南地隋文

帝作相轉亳州總管尉遲迥反爲行軍總管及

章孝寬擊之令家僮梁默等爲前鋒士彥繼之

所當皆破及迥平除相州刺史深見忌乃代還京

師閑，居無事恃

怨與宇文忻劉昉寺謀友

將率僅僕候上尊

之際以發機復欲於蒲州

起事略取河北捉

平陽關塞河陽路劫調布爲

牟甲募盜賊爲戰士其甥裴通知而奏之帝未

發聳事授晉州刺史欲觀其志士彥欣然謂昉

等曰天也又請儀同薛摩兒爲長史帝從之後

與公卿朝謁帝令執士康忻昉等於行間詰之

狀猶不伏捕薛摩兒至對之摩兒具論始末云

第二子剛垂泣苦諫第三子叔諧曰作猛獸湏

周書列傳第十三

七

成斑士彥失色顧曰汝殺我於是伏誅年七十
二有子五人操字孟德位上開府義鄉公
卒剛字永固位大將軍通政縣公涇州刺史以
諫父獲免徙瓜州叔諧坐士彥誅梁歎百士彥
之蒼頭也驍武絕人士彥每從征伐常與默陷
陣仕周位開府開皇末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征
突厥進位大將軍又從平楊諒授柱國大業五
年從煬帝征吐谷渾力戰死之贈光祿大夫

列傳第二十三

周書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四

周書三十二

司馬文正公集

今狐 德棻 等撰

申徽

陸通 第逞

柳敏

盧柔

唐瑾

申徽字世儀魏郡人也六世祖鐘爲後趙司徒冉
閔末中原喪亂鐘子遂避地江左曾祖爽仕宋

周書列傳二十四

一

位雍州刺史祖隆道宋北兗州刺史父明仁郡功
曹早卒徽少與母居盡心孝養及長好經史性
審慎不妄交遊遭母憂喪畢乃歸於魏元顥
洛以元邃爲東徐州刺史邃引徽爲主簿顥敗
遂被檻車送洛陽故吏賓客並委去唯徽送之
及邃得免乃廣集賓友歎徽有古人風尋除太
尉府行參軍孝武初徽以洛陽兵難未已遂間
行入關見文帝文帝與語奇之薦之於賀拔岳
岳亦雅相敬待引爲賓客文帝臨夏州以徽爲

記室參軍兼府主簿文帝察徽沉密有度量每
事信委之乃爲大行臺郎中時軍國草創幕府
務殷四方書檄皆徽之辭也以迎孝武功封博平
縣子本州大中正大統初進爵爲侯四年拜中
書舍人脩起居注河橋之役大軍不利近侍之
官分散者衆徽獨不離左右魏帝稱歎之十年
還給事黃門侍郎先是東陽王元榮爲瓜州刺
史其女壻劉彥隨焉及榮死瓜州首望表榮子
康爲刺史彥遂殺康而取其位屬四方多難朝
廷不遑問罪因授彥刺史頻徵不奉詔又南通
吐谷渾將圖叛逆文帝難於動衆欲以權略致
之乃以徽爲河西大使密令圖彥徽輕以五十騎
行既至止於賓館彥見徽單使不以爲疑徽乃
遣人微勸彥歸朝以揣其意彥不從徽又使贊
成其往計彥便從之遂來至館徽先與瓜州豪右
密謀執彥遂叱而縛之彥辭無罪徽數之曰君
無尺寸之功濫居方嶽之重恃遠背誕不恭貢
職戮辱使人輕忽詔命許君之咎實不容誣但授

詔之日本令相送歸闕所恨不得申明罰以謝
邊遠耳於是宣詔慰勞吏人及彥所部復云大
軍續至城內無敢動者使還遷都官尚書十二
年瓜州刺史成慶爲城人張保所殺都督令狐
延等起義逐保啓請刺史以徽信洽西土拜假
節瓜州刺史徽在州五稔儉約率下邊人樂而
安之十六年徵兼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二年進爵爲公正右
僕射賜姓宇文氏徽性勤至凡所居官案牘無
三
周書列傳二十四

太小皆親自省覽以是事無稽滯吏不得爲姦
後雖歷公卿此志不懈出爲襄州刺史時南方
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慎乃書楊震
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入吏送者數十里不
絕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
亭長幼聞之競來就讀邊相謂曰此是申使君
手迹並寫誦之明帝以御正任摠絲綸更崇其
秩爲上大夫貞四人號大御正又以徽爲之壘小司
空少保出爲荊州刺史入爲小司徒小宗伯天和

六年上疏乞骸骨詔許之薨贈泗州刺史謚曰

章子康嗣位瀘州東史司織下大夫上開府康

第敦汝南郡守敦弟靜齊安郡守靜弟處上開

府同昌縣侯卒

陸通字仲明吳郡人也曾祖載從宋武帝平關中軍還留載隨其子義真鎮長安遂沒赫連氏魏太武平赫連氏載仕魏任中山郡守父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

三三

周書列傳第三十四

四

士秀

以爲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爲孝魚泉初從爾朱天光討伐及天光敗歸文帝文帝爲行臺以政爲行臺左丞原州長史賜爵中都縣伯大統中卒通少敦敏好學有志節幼從在河西遂逢寇難與政相失通乃自拔東歸從爾朱榮死又從爾朱兆及爾朱氏滅乃入關文帝時在夏州引爲帳內督頃之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時有傳兵軍府已亡散者文帝憂之通以爲不然居數日問至果如所策自是愈見親禮遂晝夜陪

侍家人罕見其面通雖處機密愈自恭謹文帝以此重之後以迎孝武功封都昌縣伯大統元年進爵爲侯從禽竇泰復弘農沙苑之役力戰有功又從解洛陽圍軍還屬趙青雀反於長安文帝將討之以人馬疲弊不可速行又謂青雀等一時陸梁不足爲慮乃云我到長安但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進曰青雀等旣以大軍不和謂朝廷傾危同惡相求遂成反亂然其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且其詐言大軍敗績東寇將

至若以輕騎往百姓謂爲信然更沮兆庶之望大兵雖疲弊精銳猶多以明公之威率思歸之衆以順討逆何慮不平文帝深納之因從平青雀錄前後功進爵爲公徐州刺史以寇難未平留不之部與于謹討劉平復加大都督從文帝援玉壁進儀同三司九年高仲密以地來附通從若干惠戰於芒山衆軍皆退唯惠與通率所部力戰至夜中乃陰引還敵亦不敢逼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僕卿賜姓步

六孤氏進爵綏德郡公周孝閔踐祚拜小司空保定五年累遷大司寇通性柔謹雖文處列位常清慎自守所得祿賜盡與親故共之家無餘財常曰凡人患貧而不貴不患貴而貧也建德

元年轉大司馬其年薨通弟逞

逞字季明初名彥字世雄魏文帝常從容謂之曰爾旣溫裕何因乃字世雄且爲世之雄非所宜也於爾兄弟又復不類遂改焉逞少謹密早有名譽兄通先以軍功別受茅土乃讓父爵中

都縣伯令逞襲之起家羽林監文帝內親信時輩皆以驍勇自達唯逞獨兼文雅文帝由此加禮遇焉大統十四年參大丞相府軍事尋兼記室保定初累遷吏部中大夫歷藩部御伯中大夫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徙授司宗中大夫轉軍司馬逞幹識詳明歷任三府所在著績朝廷嘉之進爵爲公天和三年齊遷侍中斛斯文略中書侍郎劉逖來聘初修隣好盛選行人詔逞爲使主尹公正爲副以報之逞美容止

善辭令敏而有禮齊人稱焉還届近畿詔令路車儀服郊迎而入時人榮之四年除京兆尹都界有豕生數子經旬而死其家又有續遂乳養之諸豚賴之以活時論以逞仁政所致俄遷司會中大夫出爲河州刺史晉公護雅重其才表爲中外府司馬頗委任之尋復爲司會兼納言遷小司馬及護誅坐免官頃之起爲納言又以疾不堪劇任乃除宣州刺史故事刺史奉辭例備鹵簿達以時屬農要奏請停之武帝深嘉焉詔遂

周書列傳第十三

自

某所請以彰雅操逞在州有惠政吏人稱之東宮初建授太子太保卒贈大將軍子操嗣柳敵字白澤河東解縣人晉太常純之七世孫也父懿魏軍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敵九歲而孤事母以孝聞性好學涉獵經史陰陽卜筮之術靡不習焉年未弱冠起家貞外散騎侍郎累遷河東郡丞朝議以敵之本邑故有此授敵雖統御鄉里而處物平允甚得時譽及文帝克復河東見而器異之乃謂之曰今日不喜

得河東喜得卿也即拜丞相府參軍事俄轉戶曹參軍兼記室每有四方賓客恒令接之爰及吉凶禮儀亦令監綜又與蘇綽等修撰新制爲朝廷政典遷禮部郎中封武城縣子加帥都督領本鄉兵俄進大都督遭母憂居喪旬日之間鬚髮皆白尋起爲吏部郎中毀瘠過禮杖而後起文幸見而歎異之特加廩賜及尉遲迫代蜀以故爲行軍司馬軍中籌略並以委之益州平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遷尚書賜

姓宇文氏六官建拜禮部中大夫孝閔帝践祚進爵爲公又除河東郡守尋復徵拜禮部出爲郢州刺史甚得物情及將還朝夷夏士人感其惠政並齎酒餚及土產俟之於路敏乃從他道而還復拜禮部後改禮部爲司宗仍以敏爲之敏操履方正性又恭勤每日將朝必夙興侍旦又父處臺閣明練故事近儀或乖先典者皆按據舊章刊正取中遷小宗伯監脩國史轉小司馬又監脩律令進位大將軍出爲鄆州刺史

嘗疾不之部武帝平齊進爵武德郡公敏自建
德以後寢疾積年武帝及宣帝並親幸其第問
疾焉開皇元年進位上天將軍太子太保真年
卒贈五州諸軍事晉州刺史歸終識其子等喪
事所須務從簡約其子等並涕泣奉行少子昂
昂字千里幼聰穎有器識幹局過人武帝時爲
內史中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賜爵文城郡公當
途用事百寮皆出其下昂竭誠獻替知無不
爲謙虛自處未嘗驕物時論以此重之武帝崩

受遺輔政稍被宣帝踈然不離本職隋文帝
爲丞相深自結納文帝以爲大宗伯拜司徒得偏
風不能視事文帝受禪疾愈加上開府拜潞州
刺史昂見天下無事上表請勸學行禮上覽而
善之優詔答昂自是天下州縣皆置博士習禮
焉昂在州甚有惠政卒官子謁嗣

盧柔字子剛少孤爲叔母所養撫視甚於其子
柔盡心溫清亦同已親宗族歎重之性聰敏好
學未弱冠解屬文但口吃不能持論頗使酒誕

節爲世所譏司徒臨淮王或見而哭之以女妻焉及魏孝武與齊神武有隙詔賀拔勝出牧荊州柔謂因此可著功績遂從勝之荊州以柔爲大行臺郎中掌書記軍中機務柔多預之及勝爲太保以柔爲掾加冠軍將軍孝武後召勝引兵赴洛勝以問柔曰高歡託晉陽之甲意實難知公宜席卷赴都與決勝負存沒以之此忠之上策也若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豫西接關中帶甲十萬觀釁而動亦中策也舉三

城縣男邑二百戶太祖重其才引爲行臺郎中加

平東將軍除從事中郎與蘇綽對掌機密時沙

苑之後大軍屢捷汝穎之間多舉義來附書翰

往反日百餘牒柔隨機報答皆合事宜進爵

爲子增邑三百戶除中書舍人遷司農少卿轉

郎兼著作撰起居注後拜黃門侍郎文帝知其

貧解衣賜之魏廢帝元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散騎常侍中書監孝閔帝踐祚拜小內安

遷內史大夫進位開府卒於位所作詩頌碑銘

三言二十三

周書列傳二十五

十一

三言

機表啓行於世者數十篇子愷嗣愷字長仁涉
獵經史有當世幹能起家齊王記室歷吏部內
史上士禮部下大夫尋爲聘陳副使大象初拜

東京吏部下大夫

唐瑾字附璘父永性溫恭有器量博涉經史
雅好屬文身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偉年十七周文
聞其名乃貽永書曰聞公有二子曰陵從橫多武
略瑾雍容富文雅可並遣入朝孤欲委以文武
之任因召拜尚書員外郎相府記室參軍事軍

書羽機瑾多掌之從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
封姑臧縣子累遷尚書右丞吏部郎中子時魏
室播遷庶務草創朝章國典瑾並參之遷戶
部尚書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
宇文氏時燕公子謹勲高望重朝野所屬白文
帝言瑾學行兼脩願與之同姓結爲兄弟庶子
孫承其餘論有益義方文帝歎異者久之更賜
瑾姓萬紐于氏瑾乃深相結納敦長幼之序謹
亦庭羅子孫行第姪之敬其爲朝望所宗如此

三百卅

周書列傳二古

十三

五五

進爵臨淄縣伯轉吏部尚書銓綜衡流雅有人
倫之鑒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時尚書皆
一時之秀周文自謂得人號爲六俊然達尤見
器重于謹南伐江陵以瑾爲元帥府長史軍中
謀略多出瑾焉江陵旣平衣冠仕伍並沒爲僕
繇瑾察其才行有片善者輒議免之賴瑾獲
濟者甚衆時論多焉及軍還諸將多因虜掠
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
或白文帝曰唐瑾大有韜重悉是梁朝珍玩文

帝初不信之然欲明其虛實密遣使檢閱之唯見墳籍而已乃歎曰孤知此人來二十許年明其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杼之疑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當如此也論平江陵功進爵爲公官建授禮部中大夫出爲蔡州刺史歷柘州硃州所在皆有德化人吏稱之轉荊州摠管府長史入爲吏部中大夫歷御正納言中大夫曾未十旬遂遷四職搢紳以爲榮父之除司宗中大夫兼內史尋卒于位贈小宗

伯謐曰方瑾性方重有風格退朝休假恒著衣冠以對妻子遇迅雷烈風雖閉夜宴寢必起冠帶端笏危坐又好施與家無餘財所得祿賜常散之宗族其尤貧者又割膏腴田宇以賑之所留遺子孫者並塲塉之地朝野以此稱之撰新儀十篇所著賦頌碑誄二十餘萬言孫大智嗣瑾次子令則性好篇章兼解音律文多輕豔爲時人所傳天和中以齊馭下大夫使於陳大象中官至樂部下大夫仕隋位太子左庶子皇

太子勇廢被誅

列傳第二十四

周書三十二

右此卷內申徽陸通柳敏唐
瑾傳全與北史同

周書列傳二十四

十四

